

简明比较文学原理

JIANNMING BIJIAO WENXUE YUANLI

孟昭毅 黎跃进 郝 岚 编著

如果说文学是一种文化的记忆，那么比较文学就是异质文化对话的记录，并力图通过自身的努力，去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文学为各种文化所共有的性质，使之具有了“人学”的美誉，并表现出鲜明的人文倾向。比较文学关注的恰恰是异质文化中的人，通过文学进行对话时所感悟的人文精神。现在，这种人文精神正在“打通”世纪之门而成为21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命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简明比较文学 原理

JIANNMING BIJIAO WENXUE YUANLI



孟昭毅 黎跃进 郝 岚 编著

黎跃进

郝 岚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明比较文学原理/孟昭毅,黎跃进,郝岚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

(博雅大学堂·中国语言文学)

ISBN 978-7-301-17410-4

I. ①简… II. ①孟… ②黎… ③郝…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理论—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4814 号

书 名: 简明比较文学原理

著作责任者: 孟昭毅 黎跃进 郝 岚 编著

责任编辑: 艾 英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410-4/I · 224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5.5 印张 280 千字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绪 论 异质文化对话与我们的责任/1
第一章 什么是比较文学/9
第一节 比较文学是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9
一、比较文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9
二、比较文学的定义/12
三、比较文学的特征/16
第二节 比较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19
一、全球化与比较文学/19
二、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21
三、倡导新人文精神,化解文化冲突/22
四、维护文化多元化,有利于保护文化生态/23
第二章 比较文学与可比性/26
第一节 何谓可比性/26
第二节 比较方法的思维特点/28
一、比较法的客观性/29
二、文学现象的可比性/30
第三节 文化异质 心理同构/31
一、人的一致性形成文学可比性/32
二、文学实践到理论认知具有可比性/34
三、自我求证的文学昭然可比/36
第四节 比较文学可比性举隅/37
一、“徒劳”的主题/37
二、“变形”作品的反思/39
三、“睿智”与二妇争子/42
第五节 世界文学与可比性/45
第三章 比较文学的学派/49
第一节 法国学派/49

目

录

一、法国学派的形成与发展/50
二、法国学者研究的新动态/52
第二节 美国学派/54
一、美国学派的建构/54
二、美国学派的崛起/56
第三节 俄苏学派/59
一、俄苏比较文学的轨迹/59
二、俄苏学派的定型/61
第四节 中国学派/62
一、中国学派的出现/62
二、中国学派的盎然生机/64
第四章 影响研究及其深化/68
第一节 传统的影响研究/68
一、影响的类型/69
二、流传学/75
三、媒介学/79
四、渊源学/88
第二节 影响研究的深化:接受研究/93
一、接受理论的兴起/93
二、接受理论的新建树/96
三、接受研究引入比较文学/100
四、接受研究与传统的影响研究/106
第五章 平行研究/113
第一节 平行的模式/113
一、类比比较/114
二、对比比较/115
第二节 主题学/116
一、主题和主题学/116
二、主题学研究的主题/118
三、主题学研究的分类/120
第三节 题材学/122
一、神话传说题材/123

目 录

二、民间文学题材/124
三、其他类似题材/125
第四节 文类学/127
一、不同文体比较/127
二、缺类研究/128
三、文学风格研究/130
第五节 比较诗学/131
一、中—西文论比较/132
二、中—东文论比较/133
第六章 跨学科研究/142
第一节 文学与哲学/143
一、文学与存在主义/145
二、文学与结构主义/147
第二节 文学与心理学/150
一、文学与精神分析/151
二、文学与“意识流”/155
第三节 文学与宗教/156
一、西方文学与基督教/156
二、中国文学与宗教/159
第四节 文学与艺术/160
一、文学与绘画/160
二、文学与音乐/162
第七章 阐发研究/165
第一节 阐释学的启迪/165
一、传统阐释学及其理论意义/165
二、现代阐释学与比较文学/168
第二节 阐发法的出现/169
一、阐发法的含义/170
二、阐发法与中国学派/171
第三节 阐发研究的勃兴/172
一、阐发研究的实践/172
二、阐发法与比较文学/173

目 录

第八章 文学的文化研究/177
第一节 文化的系统论观照/177
一、文化系统的构成/177
二、文化系统中的文学艺术/178
第二节 文学的文化制约/180
一、文学静态观照中的文化制约/180
二、文学过程中的文化制约/180
三、文学与平级子系统的相互影响/184
第三节 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独特性/185
一、文学是“小文化”/185
二、文学的文化载体功能/186
三、文学的文化超越功能/190
第四节 文学的文化批评模式/191
一、文化批评模式的理论基础与视角/191
二、文化批评模式的特点/195
第五节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196
第九章 中国当代比较文学三十年/201
第一节 三十年的纵向发展/201
一、睁开天目 走向世界/201
二、回应西方 走出躁动/205
三、调整方向 立于世界/208
四、总结反思：特征和趋势/211
第二节 基于文学的垦拓与建构/215
一、中外文学关系研究/216
二、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研究/217
三、域外汉学和形象学研究/219
四、海外华人文学与流散文学研究/221
五、新兴的文学与人类学研究/223
六、比较诗学研究/225
第三节 比较诗学研究的发展与现状/226
一、学科定位/227
二、热点透视/230

目

结 语 新世纪的比较文学/234

录

后 记/239

绪 论

异质文化对话与我们的责任

人类永不休止地创造着文化,文化又无孔不入地改造着人类自身,各个民族用不同的方式创造着文化,不同的文化也通过不同的渠道丰富发展着各个民族的底蕴。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人类文化相互影响的范围愈来愈广,规模愈来愈大,次数也愈来愈多,所以相互影响的程度也愈来愈深。任何具有当代特色的民族文化,顷刻间即可成为全人类的文化。人类要利用文化进步来为自己创造出更好的生存空间,来持续发展人类文明。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要采取文化上的闭关主义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形式的自我孤立、封闭、绝缘、割裂、隔离也都是不现实的。地球显然变小,世界正在走向综合,人类日益趋于整合,这已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这些新的共识,这些现代意识、全球意识,必然会引起人类各种观念,自然也包括整个文化观念的更新。

处于人类发展的这种大趋势中,各个国家或地区、各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已具有了世界性质。文化的进化性、同步性、传播性、协同性、熏染性、漂移性、落后性等,都使文化永远处于动态之中。这股源远流长的活水正汇集而成巨流,如江河奔涌,冲击着一切束缚人类沟通的地域藩篱和陈腐观念。其实,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找不出外来影响的蛛丝马迹。离开文化交流,人类就难以存活,就不能发展。从这一角度讲,世界文化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整个地球已经成为无法分割开来的整体。这种文化交流的过程就是文化“国际化”的过程,人们难以回避对异质文化的理解、抉择这一深刻的世界性难题。一方面,由于信息媒体与交通的发展,使世界愈来愈一体化,与此同时,另一方面,由于相互利益的不同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也正在导致交流鸿沟的加深。因此,在许多方面文化交流必须借助以理解异质文化为基础的“对话”的力量。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人们,文化交流不可能局限于某一地域范畴、某一文化氛围。以往由于欧洲中心

论的缘故，人们比较注重发现和研究同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的交流。现今，东西方文化体系之间的各种形式的交流也愈来愈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和重视，东西方异质文化的对话已是不争的现实。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虽然存在着质的差异，但在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相互利用的过程中，它们重新评估各自的价值，既不唯我至上，也不妄自菲薄，共同营造多元共生的时代特色。它们求同存异，在人类文化的立体坐标之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探寻人类各异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共通的文心、人心，以促进人类的相互了解，加强各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对话和联系。这样，文化交流、文化对话才显示出更大的活力和更加重大的意义。

无论是文化交流，还是文学交流，确实存在文化势能有高低落差的问题，即高水平的文化或文学，总是影响、冲击着处于低水平的文化或文学。这虽然无文化、文学优劣之分，但先进与落后的区别还是一清二楚的。文化或文学交流本应呈现双向趋势，即互有影响与接受，当然影响有多寡，不会绝对平衡。但是，文化、文学对话，尤其是东西方异质文化对话，却不存在高低多寡的不平衡现象，即对话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公允的。文化、文学交流和异质文化、文学对话的深层含义是不同的。应该承认，交流与对话有层次上的差异。交流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或文学现象，而对话则是在交流的基础上进行的，可是长期以来，建立在异质文化对话基础上的文学对话是不平等的。人们过分注意研究西学东渐的事实，而忘却了东学西渐的存在，这种人为的偏见至今仍根深蒂固地残留在部分学者的脑际。其实，在东西方文化、文学交流的大潮中，不仅东方受西方影响的史实难以历数，而且西方受东方影响的事例也俯拾皆是。仅古代希伯来文学总集《圣经·旧约》对西方的影响就达到了几乎无孔不入的程度。它一方面以上帝创世、原罪论、上帝主宰一切等观念与希腊文化的某些因素相结合，构成西方世界的主要文化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又以其丰富的神话传说、多彩的历史故事、优美的抒情诗歌、生动的散文小说，影响了西方近两千年的文学发展轨迹。

18世纪以后，面对东方文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欧洲兴起一股难以遏止的“东方热”。中国、印度、日本的瓷器、茶叶、丝绸的输入，不仅使它们为之倾倒而形成巴洛克、罗可可等艺术风格，而且也使伏尔泰、歌德等文学大师深受影响。中国戏曲的剧本自18世纪起传入欧洲，至19世纪初已达30余种，对英、法、德、俄等国均有影响。其中，《赵氏孤儿》先有法文和英文译本，继而有德文和俄文译本。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将它改造成《中国

《孤儿》后演出。英国的哥尔德斯密对它作过长篇评论。德国的歌德也曾根据它的故事改编成悲剧《额尔彭罗》，可惜未能完成。印度古代梵文戏剧《沙恭达罗》18世纪后半叶被译成英文和德文，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领袖赫尔德尔曾著长文评论这一剧本，歌德在德文译本后写诗大加赞扬，席勒也想在舞台上加以利用。“世界诗人”歌德还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波斯的诗歌、印度的哲学、中国的文学，神游东方大地，写出250多首诗收在《西东合集》中。他看到《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等中国小说和中国诗歌的译文之后，不仅赞叹不已，而且还模仿其风格写了14首抒情诗，题名《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潮拓宽了歌德的文学视野，使他预见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发展趋势，并大胆地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的著名论断。

19世纪，中国的老庄思想、儒家学说，印度的哲学和两大史诗，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文化等，都通过各种渠道译介到西方，并引起西方思想界、文化界的震动。可是当时的时代风潮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各国的渗透，随之而来的是文化浸润。因此，这时期东方各国的文学都先后不一、程度不同地受到西方的影响，有些国家甚至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建构本民族文学的。它也为现代文学的生成奠定了基础，丰富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日本、印度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和阿拉伯的文学发展很快，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几乎走完了西方文学数百年的历史。东方文化、文学已经彻底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走到了世界的前台，开始取得与西方文学对话的权利。

20世纪，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向相一致，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其中现代主义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在西方最有影响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主要包括弗洛伊德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思潮。它们以思想上强烈的反传统倾向，艺术形式上追求实验性、创新性，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活水。西方的意识流小说曾在埃及、日本、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坛上开出奇葩。而东方的文化也同样“令困惑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西方人”叹为观止。

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1915年出版了英译的中国古诗，命名为《神州集》，1916年至1917年又翻译了日本戏剧，他还发表过关于孔子哲学的诗章。他对于中国古诗、儒家哲学，以及日本戏剧的翻译介绍，在英美文化界掀起一个不小的的喜爱东方文化的浪潮。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也酷爱中国文化，他不仅受中国戏曲艺术的启发创立了叙事剧理论，而且借鉴中国古典诗词和日本古典俳句，创造了一种节奏不规则的无韵抒情诗；他还很推

崇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西方不少思想家、艺术家从东方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并创造出新颖璀璨的艺术之花。随着东方世界政治、经济的强大和发展，具有深宏底蕴与悠久传统的东方文化、文学已经在和西方进行着深层次对话。在文化如此多元的时代，任何“西方中心论”或“东方中心论”的观点都是短视的。

纵观东西方文化、文学交流的历史，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或文学都需要在世界总体坐标上找准自己的本体定位。在上古时期，东方各个大河流域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东方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文学均处于领先地位，它通过中、近东的陆路和地中海的海路将希伯来文化、埃及文化等远播到古希腊、罗马地区。继亚历山大之后，十字军东征（1096—1291）再次促进了东西方文化、文学的相互了解和吸收。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逐渐完成了人文精神的文化嬗变过程，获得文化势能的一些欧洲的国家或民族开始有可能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文化、文学领域的传播。近现代以来，几乎所有的民族文化、文学都或主动、自觉或被动、盲目地纳入了世界总体的大框架之中。虽然不少学者至今仍感到在东西方文化、文学对话中存在着某种“失衡”或“隔阂”现象，但对话毕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势所趋。未来世界的发展已经注定学术研究必须要突破异质文化之间以及文化层面之间的各种阻断，具有全球性质。各民族的文化、文学只有认准自己在世界文化、文学发展史中的价值和地位，才能超越本民族种种狭隘的局限性，成为东西方对话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任何孤芳自赏、妄自尊大的民族文化、文学都将被人类社会所遗弃。

在人类已经跨入新世纪的今天，文学研究的文化倾向愈来愈清晰，这不仅是目前一个阶段的文学研究走势，也是从 20 世纪至 21 世纪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是当今文学研究具有世界性的新动向。如果说文学是一种文化的记忆，那么比较文学就是异质文化对话的记录，并力图通过自身的努力，去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文学为各种文化所共有的性质，使之具有了“人学”的美誉，并表现出鲜明的人文倾向。比较文学关注的恰恰是异质文化中的人通过文学进行对话时所感悟的人文精神。现在，这种人文精神已经“打通”世纪之门而成为 21 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命题。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序》中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即说的这个道理。因为“心理”是人类的心理，“道术”是全人类的道术，它显然是跨越异质文化界限的。尽管一种文化就是一种价值体系，文学是其文字的具体表现，人们从自己的立场很难理解和承认其他的价值

体系,但是,一种文化同时又是一种交往体系,它不仅使文化交流成为可能,而且使异质文化对话变为现实,共通的人文精神恰恰是这种对话的最佳媒体。由此看来,比较文学今后研究的热点在21世纪里,会有更为突出的表现和更为引人注目的成果。用人文精神联通起来的异质文化对话,将成为响彻21世纪文坛的最强有力的历史足音。

跨入21世纪,世界文化的关键词已经是全球化、多元语境、后殖民和消费主义等诸多说起来熟练,但其真正意义又颇有些陌生的词汇。世界是运动和变化的,这一点人们早已熟知,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它变化的速度之疯狂和由此引发的问题之复杂。当1993年夏季号的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时,反对之声不绝于耳,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对他将西方文明与未来的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视为最大冲突提出质疑;但“9·11”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反恐战争却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他的预言。于是,东方和西方一边有学者和民间组织进行着颇富成效的对话,一边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频频爆发的冲突。

正是在一个文化不再是用来高谈阔论的词汇,东西方的对话沟通会直接关涉流血和冲突的时刻,游走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比较文学具有了更大的责任和生发空间,而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更应具备以下几个素质。

第一,身份意识。

一位非洲人曾质问欧洲人,他们有谁像成千上万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那样为了了解和学习另一个文化投入了这么多精力?^①这一问题同样适用于东亚。当“西方中心主义”仍然是我们学界的流行词汇或者关键词时,纵然它总是作为一个被批判的对象出现,但无疑证明,“西方中心”的现实并没有因世界范围知识分子的批判而彻底改观。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使用的理论体系、言说方式都来源于那个被批判的“西方世界”时,问题的复杂性往往就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正是在这种知识界的理论更新便意味着不断地用西方化理论武装的时刻,作为一位将自己的工作天然设定为文化间的交流与互通的比较文学学者,则特别应该强调身份意识。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这一身份已经自我们出生之日起天然地贴上了中国的标签。中庸与和事佬的态度不仅不可取,而且在今天并不可能。我们不妨大胆提出在比较文学研究方向的指导思想中要有意识地带有一定的民

^① 转引自〔德〕卜松山:《与中国作跨文化的对话》,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5页。

族主义观念,这迥然不同于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因为前者是要让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多关注一些中国的问题,以及东方文化的清理和研究。

当然这无疑是策略性的,不是绝对性的。过早地提议做“世界公民”无疑会消解真正的民族身份,我们不能说那种带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身份特征的学者如萨伊德(Edward W. Said)、韦努蒂(Lawrence Venuti)、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等人,就不是当今世界的重要思想者。特别是当我们几乎是合唱般地谈论着“世界”、“西方”,疯狂采购一样涌向西方文化的大市场,却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宝藏和现实问题关注不足的时候,则特别应该强调作为东方知识分子或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

第二,问题意识。

比较文学是跨文化的互阐互释,我们几乎已经因为对“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过于频繁的引用而使之成为了陈词滥调。但是颇富深意的是,1827年,歌德在谈到这一伟大设想时运用的恰是与今天的全球化语境暗合的商业贸易形象。他说:“理解并研习德语者,他发现自己身处各个民族分别提供各自商品的市场上,而他扮演着翻译者的角色,相应地他可以丰富自己。因此每一名翻译者都应被视为一名调解者,力图推进这种普遍的精神交换,并以之为责任,使这种一般化的贸易再进一步。”(《歌德谈话录》)这种经济喻说倒是很与今天世界市场的形成、全球经济的协作相协调。但是很少有人提到在稍后的谈话中歌德继续指出:“德国命中注定要将自身提高到代表全世界公民的状态上去。”华裔学者刘禾分析说:“一代德国巨匠认为自己占据着一个世界市场,而所有的民族皆为他提供各自的商品,而他在丰富自身的时候,崇高的扮演着翻译者的角色。”^①由此看来,在今天责任感强烈的学者敏锐的眼光下,问题的复杂性绝不是一个伟大的“带有预见性的”词汇所能概括和总结的。

比较文学一直是以能够在各民族、各种文化、各个学科的边界上游走巡察而自居的,这需要极强的双语或多语种能力。将最新的理论、实践和经验放到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中去,是所有国家的比较文学学者的天然责任。而中国的比较文学界学者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外语专业教育背景或者说出身于外语系的学者;二是单纯的中国文学出身。前者极易将比较文学变成西方文化和文学、后者因为缺乏对西方理论的深刻识别而容易出现两种倾向:要么掉入西方话语的泥淖“见林不见木”,要么就本能带有一种

^① 刘禾:《跨语际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70页。

对外来东西的拒斥。

实感的缺乏往往将研究引向抽象的讨论,而不具备中国的历史经验或不关注当下的问题,那些汹涌流入的西方理论,纵然是真知灼见,也只能是身外之物。对知识的理论性阅读当然是需要的,但对于今天的中国,单纯的理论性阅读并不足取,因为它极易流为空谈。

文化霸权和文化多元主义是两个很有“人气”的词汇,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作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西方?这其中是否隐含着东方学者自我设定的文化等级?

此外,众生喧哗的中国知识界,相当多的人不习惯于思考、缺乏独立性、不具备对当下问题的根本性追问。思想的魅力绝不只是学者书房中的顾影自怜或者学术把玩,在这个因迅急发展而常常问题百出的现代世界,一手托世界、一手托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就更应该对当前的前沿性问题发问,真诚地体现自己的困惑与焦虑,表述自己的观点和思考,进而得以与世界对话。因为,没有问题意识,没有将世界问题中国化的气度与观念,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就没有存在的空间和必要。

第三,干预意识。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不再是一个轻松娱乐的舞台,已经成了不见硝烟的战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起,文化就被认为具有教谕与净化作用,19世纪60年代,马修·阿诺德仍然认为文化的概念中包含着隐在的高尚因素,它能减弱或者干脆消灭人类社会的侵害性因素。但互联网、电视等现代传媒的高速发展,已经使问题的复杂性和艰难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成为关注的焦点时,作为思考者、发问者的知识分子必须言说,这个言说不是书斋里的自说自话,比较文学特别应在这个东西方由冲突渐入对话的时代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呈现个人化的、民族化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正在急剧变化的时代,知识不应再是“徒为稻粱谋”的手段,关注社会事务的热情不应该成为占有知识之后“富有涵养”的交换代价。

如果怀着一颗仙风道骨的心对世界的变化、文化间的冲突熟视无睹,抱着庸俗社会进化论或者简单的文化普遍主义的观点,任其自生自灭,那么就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比较文学学者的特征和存在的理由。

清醒的东方视角与中国文化立场,是我们比较文学界普遍需要的意识。只有特别强调这一观念,针对中国的历史和当下的问题才会凸显,才不会追随在西方洪流般的理论之后,将很多真知灼见低级重复成陈词滥调。在一

个东西方的冲突与对话同时发生的世界里，比较文学学者必须与世界发生联系，用干预的勇气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真正实现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交流性。

第一章

什么是比较文学

第一节 比较文学是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

1816年,法国人诺埃尔(François Nöel)和拉普拉斯(E. Laplace)从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文学中选出一部分作品,编成一本教材《比较文学教程》(*Cours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第一次使用了“比较文学”这个术语。1886年,英国学者波斯耐特(Hatcheson Mcavlay Posnett, 1855—1927)出版《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书,第一次用一种新的视角来概观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前景,标志着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比较文学”这一词语也就成为这门新学科的名称。1931年,中国学者傅东华在翻译法国学者洛里埃的《比较文学史》时,第一次把法文“*Littérature Comparée*”译为“比较文学”。随着这门新兴学科在我国兴起,“比较文学”这一名称也约定俗成,被学界所接受。

但是,由于这一名称未能准确而全面地表述学科的性质与内涵,因此不断受到误解和质疑,以至引起争论。这种情况各国都曾发生。在我国,人们有时按照汉语习惯,把“比较文学”简单地理解为“比较”与“文学”两个词的组合,“比较文学”也被理解为“比较的文学”或“对文学进行比较”,这就出现了对该术语本意的误解。为了廓清对比较文学的误解,我们有必要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名称中的“比较”和“文学”这两个词语的含义加以明确的说明和界定,以求对比较文学学科有正确的认识。

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两个方面,前者包括作家、作